

现代诗人朱湘研究

钱 光 培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)

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

北京市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12.34字数 200000插图2页

1987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册

书号：ISBN7-5402-0091-X/I·0012/10436·4

定价：(平装)2.80元(精装)4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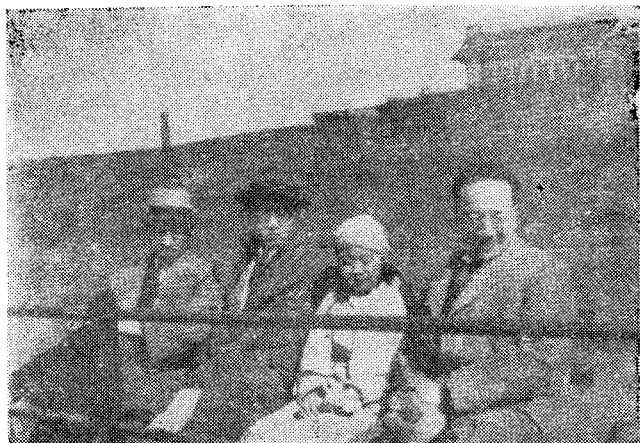


上图 诗人朱湘(1927年北平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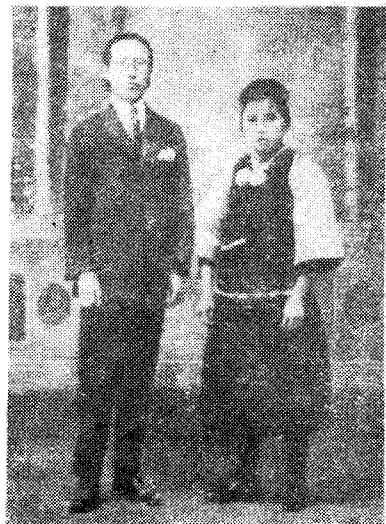
左图 诗人与夫人刘霓君在安庆

下图 从右起留美时的罗念生、罗昞岚、柳无非、水天同





上图 诗人留美期间于租房中



左图 诗人留学前与
夫人刘霓君女士合影
(1927年7月)



右图 刘霓君女士与诗
人遗孤小沅、小东

罗 序

三个昼夜读完这本朱湘研究，心情激动，感慨万端。一九三三年底在雅典获悉朱湘投江的噩耗，不胜悲痛，曾写《给子沅》一文寄曹葆华，并去信告诉他：“努力搜集子沅的遗稿和书信，整理的责任全交给我。……子沅投江的详情和社会上的一切评语尽力收存。我准备为他作传。”次年秋天我回国时，纪念诗人的高潮已经过去，我还是写了好几篇文章，对朱湘的不幸遭遇表示悲愤，奉劝穷途末路的诗人同生活作对到底，不要往江边临流愤慨。此后生活不安定，到处奔波，我也就把朋友忘记了。只偶尔在读诗会上朗诵《采莲曲》、《摇篮歌》几首好诗。一九四七年到长沙访问诗人的亲属，消息全无，不胜惆怅。直到一九

七七年我才从赵景深处得知朱湘的后人流落在昆明，并和他们取得联系。他们的艰难困苦已记入《新文学史料》一九八二年第三期《忆诗人朱湘》一文，这里不再赘述。

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二日，记事本上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拟与景深兄合写朱湘的小传，不知有无用处。”但因事迁延，没有动笔。前几年，朱湘的同班人谢文炳出主意，要罗皑岚和我合写朱湘传，如果因故中断，由他来完成。皑岚当然乐意，只恨天不从人愿，计划成泡影。文炳年事最高，尚有百万言小说待写。我与朱湘同庚，余日无多，手头的扫尾工作尚难完成。后来偶然见到钱光培，他有心写朱湘论，我便把我的一些想法告诉他，并把手头所有的资料交给他。现在书写成了，我可以借花献佛了。

这本书对朱湘的生平叙述甚详，纠正了许多错误的记载。作者曾亲赴安徽太湖县寻访朱湘的世系，尽管是空手而回，但这种不辞辛劳的求实精神是可贵的。前些时候，友人自哈尔滨寄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《艺谭》（安徽文学研究所刊物）

上发表的《朱湘的世系及其它》一文，使我如获至宝。文章作者赵荆华是朱湘的小同乡，现在太湖宣传部工作，我曾央求他再寻访朱家的情况。

据赵文说：“朱湘一生未曾回过太湖，就是在安徽大学执教期间及失业后都未回太湖祖籍。这是他的思想、性格所决定的。他的四兄朱文庚少时由湖南送往太湖祖居百草林祖父处读书，继承了全部家产祖业，良田达数千亩，靠雇工收租。朱湘的祖父，一生从医，家里权力交给一些雇佣，……自己不过问，一心要子孙求学，以诗书理家。”当时，安徽大学在安庆，距太湖县不过百来里。诗人穷苦潦倒，却不想回老家就食，这里面有文章。我曾听说，诗人的兄长视他如路人，此说似有根据。

诗人身后遭受两个不白之冤，其中一个是被定为“新月派”，按照亚理斯多德的三段论，必然得出“反动”的结论。但是大前提和小前提都靠不住，所以结论难成立。但要驳倒这个三段论，须花费大力气。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提出反面的证据和严谨的论证，言之成理。这是本书的一大

发现。

另一个不白之冤，是说诗人生活在象牙塔里，为艺术而艺术，为形式而形式。尽管诗人曾经声明：“我作诗，不说现在，就是以前也不是想造一座象牙塔，即如《哭孙中山》、《猫诔》、《还乡》、《王娇》都是例子”（见《朱湘书信集》一三六页，并曾以《开辟草莽与播种五谷》为题发表），偏偏有人不相信。本书作者对这个问题提出反证，亦持之有据，言之成理。这是本书的第二个大发现。

本书的第三大发现，是在第六章指出朱湘“十分大胆地发出了要文学作者去反映‘赤区’（即共产党领导下的‘苏区’）实情的呼声”。朱湘曾于一九三三年在上海《青年界》发表《文学闲谈·地方文学》一文，提出下面的呼吁：

“即如‘赤区’的实情，全国的人，哪一个不想知道？如其有文学作者，对于这一方面是有深切的认识的，能以用了公正、冷静、畅达的文笔，写出一些毫无‘背景’的、纯粹的文学作品来；那么这些作品，它们不仅要成为文学上的，并且

要成为社会上的珍贵的文献。”

这是诗人公开发表的言论，是评论诗人的思想倾向最重要的资料，似乎还没有别人注意到。

本书作者掌握大量资料，行文条理清楚，分析入微，论证谨严，“笔锋常带情感”(梁任公自述语)。各篇文章都是有火力，有针对性的，所以读起来不感觉沉闷。这不是说这是一本十全十美的书。这只是第一本系统研究朱湘的生平和创作的书，今后还会有更好的论著和评传问世。曾经有几位同志来信向我要有关朱湘的研究资料，准备写评论文章。据我所知，朱湘诗文选、朱湘袖珍诗选、朱湘诗创作、朱湘全集、朱湘诗论、朱湘论文、朱湘论、朱湘研究资料（其中有朱湘的儿子小沅写的回忆录）、朱湘的《草莽集》、译诗集、《朱湘书信集》、《海外寄霓君》、《二罗一柳忆朱湘》等书正陆续出版。这些著作大都沾染上我的汗水，我该是无愧于这位良师益友、薄命诗人。

罗 念 生

一九八四年六月于北京

柳 序

我曾经说过：“朱湘是当时新文坛上的一位奇人，独一无二，英文所谓‘a minority of one’（少数中的唯一者）。 ”^①现在，读了钱光培著的《现代诗人朱湘研究》一书，更加强了我的看法，并进一步补充一句：朱湘是现代诗坛上的一位畸人。意思是：“畸人者，畸于人而侔于天”也。^②

在回忆“五四”时期的新文学作者，我们很难找出一个可与朱湘相比侔的诗人。以历史眼光看来，不要说胡适、汪静之等人都已落伍，徐志摩的影响是局部而有时间性的，象征派诗人如李金发、戴望舒在新诗坛上所掀起的只是海面上的一些浪沫，就是郭沫若与闻一多那些前进的作

家，也限于初期的一、二部诗集，他们的成就并非在诗歌方面。可与朱湘媲美的纯诗人，现在看来，有“汉园”派的卞之琳，李广田与何其芳，他们同时代的臧克家与冯至，及较后成名的艾青与田间——后二人的出现已属抗战前夕。^③这些优秀的诗人，已为一些中国新文学史作者（如王瑶，丁易，张毕来，刘绶松）认为新诗坛上的主流人物，给与较为详细的评介，惟独吝予朱湘适当的篇幅。在王瑶的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内，关于朱湘的叙述仅有短短的一段，^④甚至没有提到他的《石门集》。但是，我相信钱著《现代诗人朱湘研究》的出版，能弥补此缺憾，使我们对于这位诗坛畸人有新的认识，并因此重新肯定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。

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十年，自1950年至1980年，大陆上没有出版过一册有关朱湘的书籍。^⑤除了在少数新文学史内偶尔提及，如我所说的，朱湘是为人们所遗忘了。这情况，在最近几年来却有意想不到的改变与好转。随着1983年香港出版的《朱湘》（“中国现代作家选集”，孙

玉石编，罗念生序）与上海书店翻印的《朱湘书信集》（“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”，罗念生编，天津南开大学人生与文学社丛书，1936年初版），还有好几本关于朱湘的著作在编写与排印中，而这部钱光培的朱湘研究正好于此时期应运而生，拔萃而出。这是朱湘逝世五十年来第一部、也是客观的、相当完善的评传。他供给许多新的资料，校正了前人有关朱湘身世记载的若干错误，为朱湘所遭受的“不白之冤”^⑥作了翻案，在叙述诗人的创作生涯时把他与所谓新月派划分了界线。最重要的，此书有条不紊地分析朱湘对于新诗各方面的贡献：他在诗的内容、形式、与体裁的创新，他将外国诗歌形式（如十四行诗，巴俚曲等）移植到中国新诗的努力，他对于中西文化的研究与文学作用的理论。最后总结着说，朱湘的文化观与文学观，“实际上也就是他的爱国精神在这方面的投影。”这一语道破了本书作者在做朱湘研究时所把握到的主题，使他能将前人论述朱湘的一些零星的文章（包括朱湘亲友们对他的回忆片段）连系起来，组织起来，系统

地、严谨地、正确地为这位诗人描绘出一个崭新的、完整的形象，活跃地呈现于读者的面前。

朱湘离世后已有半个世纪，始在中国文坛上显形复活，虽然太迟，但并不是一个奇迹。这种事情在世界文学史上不乏前例，英国浪漫诗人雪莱（Shelley）的情形就是如此，雪莱于1822年在意大利覆舟溺死，此后他的声名湮没无闻，仅有少数的亲友为他留下一些追忆的文字，一直到1886年道敦Dowden教授的二册《雪莱传》出版后，他的诗作始为世人所重视。雪莱的第一部诗集《亚拉斯特》（alastor）于1816年问世；七十年后，经过道敦的长期研究，汇集雪莱身世的资料，重估其作品的文学价值，雪莱遂得跻身英国文坛，成为十九世纪初叶五大浪漫诗人之一。^⑦从朱湘——另一个被水所淹没的诗人——《夏天》集的出版（1925年），以至钱光培的《现代诗人朱湘研究》的完成（1984年），也几将六十年。以六十年比七十年，朱湘还是幸运的。我且拭目以待我的想法的证实：就是，由于这部朱湘研究的启发作用，朱湘将被认为中国新文学初期的大

诗人之一，在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，而他的
著作也可上浑于天而成为“永言”的了。

柳 无 忌

一九八五年七月，美国加州孟乐公园

〔注释〕

① “朱湘《文学闲谈》序”，台湾洪范书店，1978年版页3。

②引自《庄子》“大宗师”，可参阅成玄瑛疏，见《辞海》。

③艾青，《大堰河》，1936年；田间，《未明集》，1935年。

二书晚于朱湘的《夏天》有十年左右。

④王瑶《中国新文学史稿》，上册，78页。在这段的后面，

还附带提及另一诗人于赓虞几句。

⑤在七十年代的台湾，重印了几种朱湘的著作。比较重要的，

有《朱湘文选》（台北，洪范书店，1977年，痂弦编，

柳无忌序）。附录文章五篇：《朱湘》（赵景深），《朱

湘的‘抗议’》（罗念生），《我所认识的子沅》（柳无

忌），《关于朱湘及其他》（梅庄），《朱湘传略》（秦

贤次）。痂弦另编《文学闲谈》（洪范，1978年），他本

人亦是诗人。

⑥引自本书罗念生序。

⑦我在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，《雪莱在英国的名声，1816—

1886》，就是研讨雪莱如何在十九世纪后期被认为英国诗

坛宠儿的经过。

前 言

朱湘是“五四”以来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，曾被人称为“中国的济慈”和“文艺的怪杰”。

他早年曾参加“文学研究会”，后来又同闻一多等人创办过《晨报副刊·诗镌》。曾提出要建立“表里都是‘中国’的新文化”的富有爱国精神的文化主张，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探索新诗的格律和走“中国化”的道路。

他富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，不媚于洋，不屈于外，为人正直不阿，终不为黑暗社会所容，竟至于留学回国后失业潦倒，衣食无着，愤然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，步屈子，自沉长江。

朱湘生前好友柳无忌先生（柳亚子先生之子），直至晚年，谈起朱湘，还依然充满了无限的感慨。他说，朱湘是当时新文坛上的一位奇人，“在此物质世界，他是穷困的，但在精神、也是文学的领域内，他生活丰裕，虽短短一生，还有余下的财富与遗产分配给后人”。又说，朱湘的文学领域，浩瀚而普遍，无论是中国文